

生活的教义

第 9 讲：应用于教育科学和研究

德查姆斯主教于 1971 年讲授

我们一直在谈论新教会对生活各个阶段的影响。今天晚上，我们准备就新教会对教育、科学和研究的影响发表一些看法。

广义上的教育可以定义为「为功用的缘故而追求真理」——教育定义为「为了功用而追求真理」。根据这一定义，教育的范围超越了正规学校教育的年限，包括在整个生命过程中「不断探求真理以应用于功用」。它包括高级的调查、原创的研究，为增加人类智慧的总和而不断奋斗。但是，这种探索的性质将取决于「活跃在人们心智中的爱」，取决于「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」。最重要的是，它取决于人类如何回答彼拉多提出的问题——真理是什么？（《约翰福音》18:38），以及如何回答进一步的问题——功用是什么？

人们寻找这样的真理，（这真理）承诺「带领他们实现任何他们所爱的事物」。这是他们的渴望，是他们所追求的——一个承诺带领他们实现任何他们所爱事物的真理。为发现这真理，他们将献出自己的生命。为了这真理，他们将作出巨大

牺牲。而即使这种努力导向错误的目标，主也会以隐秘的方式，（从中）为人类带来持久的服务，这是人们完全意识不到的。主会带领人们去实现他们不知道的事。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爱在圣治中被带领。这是在自由中带领他们的唯一方式——通过他们的爱。随着他们的爱在岁月中不断变化，他们所追求的教育的特点也在不断变化。人们的兴趣和生活目标是由「他们认为对其生活和幸福最重要的事物」所引导的，因此教育一直受到宗教的深刻影响。

每一个时代的教育，都随着每一个新的属灵治理（spiritual dispensation）的兴起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。随着人类从上古教会到古教会，到基督教会，再到新教会，教育的本质也变得越来越外在。在上古时代，人们只关注属灵和永恒的事物，尤其是对上帝的看见，以及对「感知来自上帝的神性真理和良善」的爱。人们对世界的事物兴趣不大，只把它们看作是「使得属灵事物可见」的途径。

然而，我们对上古教会的教育知之甚少。他们的教育肯定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教育有很大的不同。他们的教育完全建立于自然的表面现象，事物的颜色、形状和形态，所有这些对他们来说都具有属灵含义。他们并没有进一步研究。他们从自然界的这些颜色、形状和形态中看到了属灵的事物，真理和良善，

他们很容易就看到了这些，而且是自发地看到的，因为这样做是他们生命的真爱。

但在人类堕落之后，与灵人和天使的交往不再被允许。当人们不得不以其他方式接受教导时，神性的教导和带领只能通过先知所启示的书面圣言从外在进行。真理不再是自发感知的，它必须通过艰苦的学习、应用和坚定的努力才能获得。于是，教育变得截然不同。我毫不怀疑，（古教会的人们）必定会引导孩子们进行这种学习，并激励他们努力通过书面圣言从外在学习事物，就像该隐被逐出伊甸园时，（主）对他说的的那样——**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**（《创世记》 3:19）。这个诅咒伴随着该隐的后裔，一直延续到后来的时代。

（古教会）人们的兴趣中心仍然是发现和理解属灵真理，正如他们在上古教会中的祖先一样。他们仍然热爱和追求属灵真理。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属世知识（在古教会）之所以受到重视，仍是因为它代表着属天事物。他们对我们现在如此推崇的科学知识一无所知。属世知识之所以受到重视，仅仅是因为它代表了属天事物，而他们所追求的伟大科学，也是他们所有教育的主题，就是「对应学」。对他们来说，这是科学中的科学，是所有智慧的答案，决定他们所有教育的方向。他们对我们所认为的科学事实几乎没有兴趣，教育是通过文字、符号、比喻和预言来进行的。他们根本不知道要「如实地讲述事情」，

而这正是当今最重要的事情——如实地讲述。这对他们来说一点也不重要。他们用比喻来讲述有意义的故事。

随着古教会的衰落，人们的兴趣逐渐从「这些代表性事物中的属灵真理」转移到自然界，将（自然界）作为满足人的自私和世俗野心的手段。这是他们从「对属灵事物的爱」逐渐堕落到「对自然事物的爱」尤其是「对自我和世界的爱」的结果。于是，象征符号的本义逐渐丧失。他们的知识只停留在事物的外在形式上，而这些事物在早期本来是有深刻代表性的。他们丢失了这种（代表性）意义，并紧紧抓住这些象征符号，将它们理想化、神明化。以这种方式使用对应关系的知识，成为对人们的心智行使权力和统治的手段。他们利用这些对应关系作为一种手段，来诱使人们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，于是出现了偶像崇拜、神话、魔法、迷信、拜物和禁忌，通过这些手段来利用人们的恐惧，将人们折向自己的意愿。这就是古教会衰落的方式，它导致了在亚伯拉罕和后来的摩西时代传遍整个世界的那种宗教。这种宗教从古教会堕落为偶像崇拜。

但主随后建立了一个犹太教会，在这个教会里，人们关注的不是对应关系，而是真实的历史。整个（犹太）宗教的理念是，耶和华是犹太民族的上帝，祂将使他们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。如果他们服从耶和华的教导，耶和华就会使他们繁荣昌盛，就会使他们战胜敌人，就会给他们带来财富和各种好

处。圣治利用这一点来维持人们对上帝的一些信仰，以及遵守上帝律法的一些意愿，即使他们已经失去对属灵事物的所有知识、理解和兴趣。当犹太人拒绝遵从耶和华的教导，当他们拒绝执行摩西的律法，坚持崇拜周围民族的神明时，犹太教会开始衰败。他们退化成古教会最后（一代）的那种宗教。

因此，当主降临的时候，第一次暂时恢复了对属灵事物的观念和对属灵真理的爱，主在所有经文中向（门徒）阐释有关祂自己的事时，打开了他们的视野。通过祂的比喻和论述，祂向他们开启了圣言中更深层含义的观念，这种含义与属灵的事物有关，而不是像他们所想的那样，与犹太民族的外在福祉有关。特别是在这里，提出了「独一上帝」的观念，（独一上帝）曾是上古教会和古教会的崇拜，但现在已经完全丧失，退化成了「多神」的概念，即特定民族、特定国家的神灵。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灵，他认为这个神灵是属于自己的，只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崇拜。但如果他服从这个神灵，这个神灵就会让他战胜其他神灵。世界就是在这种宗教中堕落的。

主在许多世纪以来第一次恢复了「独一上帝」的观念，祂掌管着所有的「民」和所有的「族」——「独一上帝」按照一个预先制定的计划，编织着人类发展的结构，这个计划最终承诺在所有民族中建立主的王国。这是一件美妙的事。这个观念已经失传了几个世纪。对基督徒来说，这个「独一普世上帝」

的观念是全新的。于是，人们重新开始探寻真理，探寻关于这位上帝的真理，探寻「这位上帝对人的要求」的真理。他们被一种新的愿望所激励，那就是理解属灵真理，而不仅仅是将（属灵真理）视作「看不见的上帝的意愿」来接受。于是，人们开始研读经文，寻求启示和神性的引导，（这样做）不仅为了重复和外在地执行摩西律法，而是要理解它的含义，理解圣言的含义。

这是主来到这个世界时所带来的伟大事物。它改变了敬拜的整个特征，因为古教会和犹太教会的敬拜完全是外在行为和代表性行为的敬拜，是一个「祭祀」的问题，是如何完全按照规定进行「祭祀」的问题。（其中）没有理解的概念，没有「看到属灵真理」的概念。这就是主所恢复的观念——存在人可以理解的真理；人可以按照真理生活；如果他们按照真理生活，就会从主那里得到极大的祝福。

于是，人们开始查考经文，寻求启示和神性的引导，这就导致了所谓的「基督论之争」，因为他们开始研究新约圣经，试图找出耶稣基督的教导。他们发现其中有许多明显的矛盾之处，有许多难以理解的地方。（不同的）人对《圣经》产生了相反的解释，必须加以解决。于是，他们召开宗教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。有一些联合宗教会议，是为了解决那些「试图理解圣经，却得出相反结论的人」所提出的问题。尤其是所谓的

「一元论者」阿里乌派——他们认为只有一位上帝，但耶稣基督不是那位上帝。（独一的那一位）是一位看不见的上帝，但耶稣基督只是一个人，像先知一样来教导人们。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人反对他们。他们把耶稣基督说成只是一个人，但早期的基督徒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。他们不知道「祂如何是上帝」，但他们知道祂是上帝，他们崇拜祂。

因此，这些「基督论之争」是阿里乌派与三位一体派观念冲突的结果。这在公元 325 年的尼西亚会议上达到了顶峰——在尼西亚会议上，他们制定了基督教会从那时起的教义——上帝里面的「三位」。虽然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，但他们无法理解耶稣基督如何是上帝。于是他们得出了「上帝有三位，耶稣是其中之一」的观点。祂是无限的上帝与人之间的「中保」。这就是尼西亚会议提出的观点，并从此成为所有基督教的权威教义。

但人们并没有准备好从理智上进入信仰的奥秘。正因如此，他们在「利用属灵真理实现世俗野心」的冲动下陷入了错误。因此，基督教会的发展就像一个「属灵青春期」。他们在灵性上还是青少年，试图学习如何思考，但却没有发现真正思考的方法。许多人对圣经进行解释，而且数量越来越多。他们走得如此之远，变得如此虚幻，以至于天主教会对此表示反对，（他们）说「除了神职人员和教皇之外，任何人都不得解释圣

经」。其他人无权解释圣经。这正是扬·胡斯（1369-1415，捷克哲学家、改革家）和改革者们所反对的。他们希望有权「按照主对人们所说的」来理解圣言，这引发了宗教改革与天主教会之间的巨大争议。

正如我所说，那是一个属灵的青春时代，他们寻求属灵的理解，但却出于属世之爱，而非属灵之爱。初态基督教会所特有的属灵洞察力的刹那闪光，很快就被夹杂其间的「错谬的阴云」所遮蔽，早期基督徒真正的理想生活变得贫瘠而无益，尽管它留下了成千上万的淳朴的人们，他们仍然以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，虽然他们不知道祂如何是上帝。然而，偶像崇拜带着迷信和盲目的恐惧卷土重来。人们陷入了偶像崇拜，而这是由天主教会引导的，天主教会引导人们崇拜圣徒、崇拜玛利亚、崇拜圣像，而新教徒则反对这些崇拜。

尽管困难重重，人们希望理解的冲动是无法否认的。在基督诞生之前，希腊哲学家们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——在基督诞生之时和之前，希腊哲学家们反对盲目信仰古代神灵，试图用人类理性来解决问题。他们试图用人类理性来解决生命的问题。于是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苏格拉底、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，他们的著作流传下来，对基督教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这甚至在基督诞生之前就已经开始了。这表明了一种趋势，也就是尝试和理解是必要的，这已成为人类的主导因素，就像少年进

入青春期一样。他们必须开始尝试自己去理解。这种希腊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（一些）基督教思想家的观念，他们试图将希腊哲学与耶稣基督的教义相协调，在东方哲学与旧约教义之间建立一种沟通或平行关系。这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非凡的时期。他们试图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教义中注入更深层次的含义。这是基督徒做的，不是犹太人做的。

肖特维尔（1874-1965，美国历史学家、外交家）在他的《历史学导论》一书中非常清晰地描述了所发生的一切。他说：「归根结底，基督教摒弃了希腊人所有的理性主义基调，将希腊哲学的锐利锋芒转向了一个设计庞大、轮廓简单、全世界都能理解的结构。历史不过是宗教的实现——不是各种宗教的实现，而是一种宗教的实现，是为所有人实现一个神性计划」

（这是他们从耶稣基督的教导中得到的）。他还说，「这是一个巨大的、超自然的过程，与其说是人类的，不如说是上帝的。这不再是敌对势力的博弈，不再是罗马诸神对抗维爱诸神，也不再是巴力对抗耶和华。自亘古以来，这场戏剧就由无限智慧所决定是由一只全能的手臂完成的……那些捕捉到新信仰（现在所说的基督教信仰）愿景的人，会像摆脱梦境一样摆脱旧世界」。谈到革命，他说，「从保罗到奥古斯丁，没有任何关于人的权利的学说，能像这些关于上帝权利的学说那样，以希腊天才和罗马现实主义的令人信服的逻辑吸引人们的想象力。我

们基督徒很难意识到，基督教不仅在信教的民众中，而且在有思想的人中，给世界注入了多少宗教色彩。它使哲学充满了教条，使人们的猜测从自然转向超自然」。

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法，在「耶稣基督的教导对这一时期的人们的思想产生了什么影响」这方面有很多真理。在那个时期，人们试图自己思考问题，他们试图对生活做出理性的回答，但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。

然而，随着基督教会的衰落，人为信仰的教条被越来越多地用来「推进教会对人的生活的控制」，试图使人屈从于「推进教会的世俗财富、权力和统治」的任务。这在神圣罗马帝国达到了顶峰，其权力最终被宗教改革所打破。教皇们的权力不断壮大，直到他们宣称有权让国王就位，让国王下台，决定谁该统治，谁不该统治。这导致了亨利八世时期的大冲突，以及英格兰教会摆脱罗马枷锁（当然，我承认，这并不全是出于宗教原因——亨利八世想再娶一个妻子，但教皇不同意）。

然而，在这一切过程中，圣治在起作用——在神圣罗马帝国达到了顶峰，当时他们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，可以建立一个可怕的机构——西班牙宗教裁判所，在那里人们可以被传唤，被指控为异端并遭受酷刑。他们遭受了巨大的痛苦，因为他们并不完全同意教皇所说的。最终，一些大胆的思想家为了反抗教会的权力，坚持将感官经验作为唯一纯粹的标准来确立自己

的信仰。他们放弃了理解圣经的努力。他们说，只有一种方法可以让我们确信，那就是相信「可以用感官证明的东西」。他们中的许多人为自己的决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或者遭受了残酷的迫害。但他们坚持了下来。他们逐渐驳斥了教会的主张，用科学事实推翻了他们的教义信仰，从而破坏了基督教信仰。

当这一切发生之后，教育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教育逐渐脱离了宗教，最终完全脱离了教会，交给了国家。这是因为中世纪「（关注）另一个世界」的态度已经转变为「完全将自然作为真理的源头」，（完全致力于）创造一个人间天堂，而不是寻求一个天国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公共教育，在对自然事物的理解上遥遥领先，在科学知识及其应用上非常发达，但对属灵真理却视而不见。

主在第二次降临时，首次揭示了上帝与祂的创造之间的关系，「天」与「地」之间的关系，宗教真理与科学见证之间的关系。这就是主在著作中所揭示的。祂恢复了对属灵真理的爱，将其作为教育的最高目标，但并不是回到「忽视感官见证（而仅仅关注）另一个世界」的态度，而是宣称科学与宗教之间必然存在完全的和谐。创造自然界的上帝与赐下圣言的上帝是同一个上帝。上帝在祂的话语中所说的，与祂在自然界中所做的不可能背道而驰。真理就在于上帝接近人类心智的这两种方式的融合——一种是通过感官，另一种是通过圣言。真理在

于这两种接近人类心智的方式的融合。我们被告知，世间万物都是为了人类的天堂而被创造的。因此，自然界中被造万物的真正功用，是可以为人类的属灵生活和永恒幸福作出贡献。它们的真正功用，它们存在的理由，在于它们能为（上帝）创造人类的这一神性目的作出什么贡献。对这一功用的发现，向人类的心智打开了上帝的真正本质，祂的爱，祂的智慧，和祂全能的「人」。它揭示了「既是『地上之上帝』，也是『天上之上帝』」的「全新生命中的上帝」。

只有当自然事物的这种功用被发现，人类才能感知任何事物的真理，任何事物的内在真理。虽然我们可以发现自然的力量，以及如何利用它们来改善我们生活的外部环境，使生活变得更轻松，消除负担，减轻痛苦和疾病；我们使人类能够飞行、移动，做很多事，增加他的知识面，享受在原始条件下不可能实现的乐趣——所有这些我们都可以通过自然事物来实现——但我们还没有找到这些事物被创造的真正原因。我们可以做到的这一切，却让人们为了自己而去做；所有人都有「继续人类冲突、痛苦、战争和犯罪，以及世上所有其他事情」的想法，因为他们做这一切是为了自我。因此，人忽略了一点，他忽略了上帝创造这些事物的真正原因——人类应该通过这些事物，学会如何在这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活在对上帝之爱和对邻舍之仁中。这就是区别所在。

在新教会中，发现这一真理并将其应用于人类生活是教育的最高目标。这是我们努力让年轻人看到的——打破我们「要么相信圣经，要么相信自然」的观念，让他们认识到，真正相信圣经，就是相信主所教导的关于自然、关于自然界与灵界的关系、关于所有这些自然事物与人的灵性和永生的关系。这就是圣经的全部内容。它极大地改变了（人们）对教育的整体态度，改变了（人们）对教育的整体愿景。一方面，（教育）需要准确的科学知识，我们必须鼓励我们的年轻人寻求准确的科学知识，继续为获得更多的科学知识而努力奋斗，但（这种对科学知识的追求）是为了一种相互之间功用的生活，一种相互之间仁爱的生活，一种爱主的生活，一种望向永恒的生活，而这种生活是他们从学习圣言和学习著作中获得的，圣言和著作向我们揭示了「在上帝的圣治中，所有这些事物被创造的真正目的和目标」。

只有通过圣言，只有通过神性启示，隐藏在自然万物中的这一神性目的才能被揭示出来，使人类能够理解。因为它无法仅仅通过研究科学来发现——科学来到我们面前，仿佛它本身有生命，仿佛它是万物的起源，仿佛科学不是由「神性之人」的造物主所创造的，而是万物的目的，万物止步于科学。只有当我们感知到万物在创造中的内在目的时，人类才能学会如何与主合作，从而将世间万物奉献给它们本来的神性目的。

现在看来，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目标。但只有追求这一目标，才能产生我们所说的新教会教育。我们不需要有任何怀疑——新教会教育并不意味着「将教义加入其他学校的教学中」，新教会教育意味着「对所有知识赋予全新的观点」，这是完全不同的事。这并不容易，而且我们才刚刚开始。虽然我们有了新教会学校，但他们仍在努力奋斗，试图真正做到这一点，真正了解如何将我们从科学世界中获得的东西与宗教的教导，或著作的教导联系起来，使它们不会干扰宗教或著作的教导，而是对它们加以确认。

不过，我们不要认为「教育会产生新教会」。不会的。因为我们在培养孩子时的教育，是一种从外在传给孩子的东西。它出自我们，是我们对孩子的影响。这不会产生新教会。**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**（《诗篇 127:1）。主必须建造，与每一个人、每一个个体一起建造。我们做不到。事实恰恰相反，是新教会必须一代一代地创造自己的教育，而且每一代都必须根据自己时代的启迪，以新的方式创造自己的教育。教育所能做的，不过是「为主进入人的心智预备道路」，打开大门，使祂可以建立祂的教会。教育所能做的，不过是引路、预备、开门，以便主能够进入人的心智，建立祂的教会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不需要有任何怀疑。我们不能「教育我们的孩子进入教会」。我们可以「为着教会去教育他们」。我们可

以教育他们，给他们机会，以便他们进入教会，但我们不能把教会加在他们（里面）。如果我们这样做了，那就是纯粹的「外在宗教」，不是真实的事物。

教育是从他人、父母和老师那里接受的，是从外部加给孩子们。这是加给他们的，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，不是因为他们认为有必要接受教育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这样想。他们接受教育，是因为他们不得不接受。教育可能会传授「对属灵事物的智力理解」（intellectual understanding），但不会给人「对属灵真理的感知」（perception）。教育本身并不能带来对属灵真理的感知。这种感知来自内在。父母和教师只能提供有关属灵生活的信息，和属世生活的信息——有关科学事物的信息，以及属灵事物的信息——并启发学生自己去探究这些信息的真正含义。自然界的真理和圣言的真理必须由主注入，由「对『主存在于圣言』的感觉」注入。到主的话语中去，寻求祂的教导和引导，向主的教导敞开心智，发现主对我们的要求，并愿意跟随祂的引导——如果我们的教育要导向教会的建立，就必须导向上述这些。

每个人在成年之后，上述这些必须自己去做，主动去做，自己选择去做，否则就会停留在不属于自己的「纯粹历史信仰」中（参阅《五个记事》8）。教育的目的不是知识，而是对真理和功用的感知，以及对功用的爱。这是教育的目的，也是教

育的目标。所要看到和理解的功用，就是主创造万物的目的。这是主的功用。我们要促进的是主的目的，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目的。那么主创造所有这些物质事物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这些在我们看来如此奇妙的自然力量，我们可以将其用于许多外在目的，那么主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我们如何才能发现主的目的，并与主合作，将这些事物用于祂的目的呢？这就是新教会教育的目标。

只要（人们）认识到这一点，必然会对从幼儿园开始的所有教育的性质产生深远影响。它必将对教育的性质产生深远影响。所有教育的最高目标都将是把人引向主，引向圣言，在人类生活的所有功用中感知主的意愿。人们将继续探索自然知识。他们将继续探索自然界的奥秘，并将其应用于经济和社会条件的改善。但这不是最终目标，只是实现进一步目标的途径。他们将利用所有这些知识来促进人类的属灵福祉，发展那些能够带来「对主之爱」和「对邻之仁」的属灵美德。从神性启示中加深对万事万物的理解——这才是（新教会）学院及其教育的真正目标。

这个目标从一开始就被看到了——少数人看得很清楚，其他许多人看得模糊，现在许多人仍然看得模糊。我们发现，有许多教师还是很难理解「从新教会的角度讲授科学课程」与「在其他地方讲授科学课程」到底有什么区别。他们认为教

学只是把（科学）事实灌输到年轻人的头脑中。但事实并不真实。事实是搭建材料，可以（搭建出）各种各样的事物。真理是由「建筑师」从这些事实中建造出来的。这建筑师既可以是神性建筑师，也可以是人的建筑师。他既可以从中造出非常错误的东西，也可以造出非常真实的东西。这里面有着深刻的教训。

我们逐渐地在新教会教育中，在所有学科的教学中，发展我们真正相信的真理。我们以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开始，让那些真正相信这一点的人从事这项教学工作，尽管他们可能并不清楚这一点如何实现，但他们相信这一点，新教会的教师们相信这一点。

由于我们坚持「我们的教师应当是新教会成员」，我们受到了为我们的机构提供信贷的债权人的批评。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——为什么你们没有其他老师？你们太狭隘了。只有新教会的老师，（这样做）是在限制自己，会失去世界上许多聪明人的好处。为什么只有「新教会的成员」？我们建立这种新教会教育的唯一可能途径就是「新教会的成员」——他们看到我们正在努力做的事，尽管他们可能看得很模糊，但他们看到了，并为之奋斗。渐渐地，（这个教育体系）就会建立起来。

这就是我们学校的宗旨。这种新教会教育将明显具有这样的命运——它将发展壮大，并将在人们可以研究的所有科目和课程中产生一种新的教育。它们将是新的，因为它们所指向的目标是新的。这是因为「对主的看见」是新的，「对圣言的看见」是新的，「圣言在整个自然界中为我们打开的视野」是新的。这就是与众不同之处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新教会教育，也是新教会教育必然要发展的东西。如果（这个教育体系）成长，如果我们忠实于（主）放在我们里面的「信靠」，它就一定会出于此而成长，因为主会建造它。